

一部波澜壮阔的科幻、探险小说

格兰特船长的儿女

唤醒沉寂在每个人心底的
梦想之旅！



[法]凡尔纳 著 柯迪 译
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

一部波澜壮阔的科幻、探险小说

格兰特船长的儿女

唤醒沉寂在每个人心底的
梦想之旅！



[法]凡尔纳 著 柯迪 译
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格兰特船长的儿女 / (法) 凡尔纳著; 柯迪译. --
哈尔滨: 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4.9
ISBN 978-7-5388-8057-1

I. ①格… II. ①凡… ②柯… III. ①科学幻想小说
- 法国 - 近代 IV. ①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25397 号

格兰特船长的儿女

GELANTE CHUANZHANG DE ERNU

作 者 (法)凡尔纳

译 者 柯 迪

责任编辑 回 博

封面设计 赵雪莹

出 版 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

地址:哈尔滨市南岗区建设街 41 号 邮编:150001

电话:(0451)53642106 传真:(0451)53642143

网址:www.lkcbs.cn www.lkpub.cn

发 行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通州兴龙印刷厂

开 本 787 mm × 1092 mm 1/16

印 张 12

字 数 240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1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88-8057-1/Z·1222

定 价 21.90 元

【版权所有,请勿翻印、转载】

上部 美洲大陆

- | | |
|-----------------|-----------------|
| 第一章 鲨鱼腹中 / 2 | 第十四章 鹰口夺人 / 30 |
| 第二章 漂流瓶的秘密 / 3 | 第十五章 土著恩人 / 33 |
| 第三章 格兰特姐弟 / 5 | 第十六章 直线前进 / 35 |
| 第四章 援救计划 / 7 | 第十七章 草原跋涉 / 38 |
| 第五章 出发远航 / 9 | 第十八章 饥渴难当 / 40 |
| 第六章 意外来客 / 10 | 第十九章 夜战红狼 / 42 |
| 第七章 阴错阳差 / 12 | 第二十章 直美平原 / 46 |
| 第八章 学者加盟 / 15 | 第二十一章 希望破灭 / 48 |
| 第九章 麦哲伦海峡 / 17 | 第二十二章 洪水滔滔 / 50 |
| 第十章 南纬37°线 / 20 | 第二十三章 恍然大悟 / 54 |
| 第十一章 横穿智利 / 23 | 第二十四章 水火无情 / 57 |
| 第十二章 高山遇险 / 25 | 第二十五章 依依惜别 / 58 |
| 第十三章 地震快车 / 28 | |

中部 澳洲大陆

- | | |
|---------------|---------------|
| 第一章 重新开始 / 62 | 第五章 神秘水手 / 74 |
| 第二章 一无所获 / 64 | 第六章 进军内陆 / 78 |
| 第三章 遭遇飓风 / 67 | 第七章 神奇大陆 / 81 |
| 第四章 一语惊人 / 71 | 第八章 意外事件 / 83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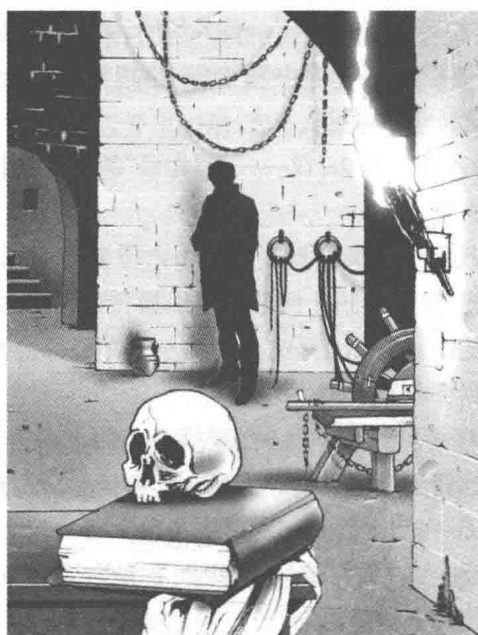
第九章 铁路惨案 / 85
第十章 小土著人 / 89
第十一章 遍金之地 / 91
第十二章 一则新闻 / 94
第十三章 澳洲土人 / 97
第十四章 黑夜琴声 / 101

第十五章 午夜人影 / 104
第十六章 流犯首领 / 107
第十七章 送信使者 / 112
第十八章 海盗恶行 / 116
第十九章 船在哪里 / 119

下部 新西兰蛮邦

第一章 麦加利号 / 124
第二章 骇人之地 / 126
第三章 前功尽弃 / 128
第四章 临时水手 / 130
第五章 食人恶习 / 133
第六章 艰难靠岸 / 135
第七章 战事正酣 / 136
第八章 披荆而行 / 139
第九章 民族之江 / 141
第十章 陶波湖畔 / 145
第十一章 酋长葬礼 / 149

第十二章 顺利出逃 / 153
第十三章 神禁山上 / 156
第十四章 人工火山 / 160
第十五章 绝处逢生 / 163
第十六章 重回游艇 / 167
第十七章 审讯匪首 / 170
第十八章 谈判交易 / 172
第十九章 亲人呼唤 / 177
第二十章 放逐荒岛 / 180
第二十一章 地理学家的秘密 / 186



上部

美洲大陆

第一章 鲨鱼腹中

在北爱尔兰与苏格兰之间的海峡上，一艘装饰奢华的游船正全速地前进着。从船尾的国旗可以看出这是一艘英国船，主桅杆上醒目的蓝色船旗与国旗互相呼应。蓝旗上绣着船主爱德华·格里那凡爵士的姓名字母缩写“EG”和清晰可见的公爵的徽记。

这一天是 1864 年 7 月 26 日——“邓肯号”的首次航行日。此刻它正驶在回格拉斯哥的途中。

船主格里那凡爵士是英国贵族院的十六位苏格兰元老之一，同时也是闻名全欧洲的英国“皇家泰晤士河游船俱乐部”的资深会员。这艘船上除了格里那凡爵士和他的船员外，还有两个人——年轻的公爵夫人海伦女士以及公爵的表兄麦克那布斯少校。

当“邓肯号”即将到达阿兰岛时，瞭望台上的水手突然报告说，有一条大鱼正紧跟在船的后面。船长约翰·孟格尔立即让船员把这个消息报告给格里那凡爵士。过了一会儿，爵士和麦克那布斯少校一起登上了船的舰楼。

“我认为，这是一条‘天秤鲨’。如果阁下允许，我可以让小伙子们为夫人表演难得见到的海上钓鲨。”船长盯着远处的鲨鱼，说道。

鲨鱼离游船只有五十码了，宁静澄清的海水里，大家清楚地看到鲨鱼的背鳍滑过海面，留下一道长长的痕迹。孟格尔船长一声令下，水手们将一条拴有大铁钩的粗绳子扔下了海，钩子上还挂着一大块油汪汪的腊肉。

过了一会儿，那条鲨鱼突然加快了速度，箭一般地冲向腊肉。只见它冲到船边，连腊肉带钩子一口吞了下去。

几个强壮的水手立即快速转动系着绳子的辘轳。转眼间，鲨鱼就被钓离了水面。这个海上霸王很快就被拖上了甲板。

各地的水手都有一种习惯，他们在捕获鲨鱼之后，都要将猎物剖开，在它的肚子里寻找一番，通常情况下他们都会有意外的收获。

水手们熟练地剖开了鲨鱼的肚子，里面除了那个带着腊肉的钩子外，再没有别的东西了。正当沮丧的水手们要将它抛回大海时，大副汤姆·奥斯汀却发现鲨鱼的肚子里有一团硬物，原来这是一个瓶子。

海上的瓶子里通常装有非常重要的文件,于是大副小心翼翼地从鲨鱼肚子里取出那个瓶子,递到了爵士面前。

“先让人把它洗干净,然后送到艙楼来!”

很快,奥斯汀就把一个干净的瓶子放在了方厅的桌子上。格里那凡爵士、麦克那布斯少校、孟格尔船长坐在桌旁,海伦夫人也从船舱里出来了。所有人都一声不响地盯着刚刚取出的瓶子,做着各种各样的猜想:是遇难者的求救信号,还是航海者面对茫茫大海无聊时的恶作剧呢?

瓶子里好像是有封信,瓶塞已被海水严重侵蚀了,因此无法打开。大家不得不砸碎瓶颈,以便拿出瓶子里的信。爵士慢慢地将几张浸湿了的纸取出来,分开以后,平摊在桌面上。

第二章 漂流瓶的秘密

纸上的字迹大部分已经模糊不清了。格里那凡爵士把纸拿起来,一张一张地对着阳光,从各种角度反复观察,就连一个小小的标点也没有放过。不久,他放下手中的纸张,对正焦急等待的三个人说:

“这是三封信,但内容都相同,分别是用英文、法文和德文写的。”

“信的内容是什么?”海伦夫人问。

“这个还没法说,夫人,有些字已经看不清楚了。”

“或许我们可以把这三封信放到一起看。”少校说。

“我也是这样想的。海水不可能把三封同种意思的信里的字都侵蚀掉,把三封信凑在一起,或许可以看懂大概的意思。”孟格尔船长说。

经过对比、分析、推测,这封信的部分内容被大家确定了:

“1862年6月7日,一艘从格拉斯哥港起航的‘不列颠尼亚号’三桅船在海上沉没了。一名船长、两个水手在纬度为37° 11'的地方投出了这个装有求救信的瓶子。

“不过,我们能够推断出什么呢?出事地点应该是在南半球的某片海域。Gonie是一个地名,还是仅为某个地名的一部分?”

“会不会是patagonie巴塔戈尼亚?”海伦夫人猜道。

“噢……也许是。”

“南纬 37° 经过巴塔戈尼亚吗？”少校问。

“查一下就知道了。”孟格尔船长一边说着一边翻开一本地图册，找到了南美洲那部分，“是的，南纬 37° 线刚好从巴塔戈尼亚穿过。”

“好的，我们再推测下面的内容。他们到达了大陆以后又出了什么事呢？‘pr’这两个字母应该是 pris(被俘)或 prisonniers(当了俘虏)。那么被谁俘虏了呢？接下来应该是野蛮的印第安人。你们认为这样推测是否合理？”格里那凡爵士语气坚定，显然对自己的推断很有信心。

“这种推测十分合理！”少校赞同地说。

格里那凡爵士思考了一会儿，然后说：

“既然船在巴塔戈尼亚附近沉没，那么在‘邓肯号’靠岸之后，我会立即派人去格拉斯哥港，查一下‘不列颠尼亚号’的目的地，然后我们就可以推测出它的航线和经过的海域了。”

“不必如此大费周折，阁下，”孟格尔船长说，“‘邓肯号’上有近几年的商船日报，上面一定有我们想知道的消息。”

孟格尔船长站起身来快步走出了艙楼。过了一会儿，他就抱来了一大摞 1862 年的报纸找了起来。没过多久，他就抽出了一张报纸。

“就是这张，”他欣喜地说，“1862 年 5 月 30 日，秘鲁！卡亚俄！满载，驶经格拉斯哥港。船名‘不列颠尼亚号’，船长格兰特。”

“格兰特船长！”爵士惊讶地叫道，“就是那位雄心勃勃的苏格兰船长吗？他还想在太平洋上建立一个新苏格兰呢！”

“没错，就是这个格兰特！自从 1862 年他和他的‘不列颠尼亚号’离开格拉斯哥港以后，就再没有人见过他。”

“毫无疑问，这艘‘不列颠尼亚号’于 5 月 30 日离开卡亚俄，八天之后，也就是 6 月 7 日沉没于巴塔戈尼亚附近海域。结合所有的信息，我们完全可以得出这个结论。现在我们唯一不清楚的就是经度了。”格里那凡爵士说。

“这个没有关系，我们已经知道了纬度和出事地点，即使没有经度，我们也可以直接将船开到出事地点。”孟格尔船长说。

“现在，除了经度，我们可以将信的空白部分都填上去，保证和原文一样。”说完，格里那凡爵士在纸上写起来：

“1862 年 6 月 7 日，‘不列颠尼亚号’三桅船，隶属格拉斯哥港，沉没于巴塔戈尼亚附近的南半球海面。两名水手和船长格兰特登上了大陆，被野蛮的印第安人俘虏。特抛此信于经……纬度 37° 11′ 处。希望给予救援，否则

将必死无疑！”

“啊，亲爱的，这真是太好了！幸好有你在，那些不幸的人才有可能回到祖国！”海伦夫人大声说道。

“他们一定会回家的！我想英国政府在得知自己的国民正身处险境时，一定不会坐视不理的。还记得航海家富兰克林吗？当年政府寻找他们的时候，还没有这么多的线索呢，所以格兰特船长和他的水手们一定会获救的！”

“噢，这两年来他们的家人该多么悲伤啊……”海伦夫人用一种同情的语气说道。

“亲爱的，幸好你提醒了我。我会尽快让他们家人知道这件事的！”格里那凡爵士说，“走吧，大家都上顶楼去，船已经进港了。”

“邓肯号”沿着比特岛的海岸航行，不久以后就进入了狭窄的航道，穿过了格里诺克城，于晚上6点钟，停靠在了丹巴顿的岸边。

格里那凡爵士没有回家，他与等候在码头的妻子拥抱告别后，就带着那几封信前往火车站准备搭乘即将开往伦敦的快车。临走前，他派人到邮局给《泰晤士报》《每晨纪事报》分别发了一份内容相同的电报：

欲知格拉斯哥港“不列颠尼亚号”三桅船及船长格兰特的消息者，请与格里那凡爵士联系。地址：苏格兰，丹巴顿郡，吕斯村，玛考姆府。

第三章 格兰特姐弟

玛考姆府坐落在丹巴顿郡最美山村附近的一个优美静谧的高地上。它的脚下是优美如画的山谷，旁边是澄清宁静的乐蒙湖。自祖先受勋以来，格里那凡家族就世代居住在这里。

格里那凡爵士今年三十二岁，身材魁梧，相貌英俊，有英国人特有的绅士风度。他知识渊博，思路敏捷，同时又善良大度，乐于助人。他与海伦小姐刚结婚三个月。海伦小姐今年二十二岁，她的父亲是一名著名的地理学家，在一次勘察活动中为自己深爱着的事业献出了生命。海伦夫人深受其父影响，也对大自然和各地的风土人情充满了好奇与向往。爵士非常了解妻子的心情，婚后不久便为妻子定制了“邓肯号”游船。不难想象，当海伦夫人得到

这份礼物时，她是多么的感动！现在，格里那凡去伦敦为营救那些遇险者而奔走呼吁，对于这种义行，海伦完全支持，她心中的挂念远多于忧怨。

一天晚上，当她一个人坐在房间里为爵士的事情担心时，管家哈伯尔报告说有两个孩子求见爵士。过了一会儿，一个少女和一名男孩儿进来了。

这两个孩子的脸部轮廓很相像，应该是姐弟俩。姐姐大概有十六岁，秀丽的面庞上流露出一丝疲惫，双眼红肿，显然不久之前刚哭过。但闪着光芒的眼眸表明这是一个机智勇敢的女孩子。她的衣着朴素，不过很干净。站在她旁边的那个男孩儿应该有十二岁了，虽然他的个子不够高，身体也不够强壮，但却表现出一副无所畏惧的样子。毫无疑问，他已经把自己当成了一个男子汉，肩负起了保护姐姐的责任。

“你们是要找我吗？”海伦夫人柔声问道。

“我们不是找您，我们要见格里那凡爵士。”弟弟说。

“请您原谅，夫人。”姐姐歉疚地望着海伦夫人说。

“爵士不在，我是他的妻子。我能否代替他……”

“您是格里那凡夫人？就是在《泰晤士报》上刊登有关‘不列颠尼亚号’启事的那位格里那凡爵士夫人吗？”姐姐问。

“是的。难道你们是……”

“我是格兰特船长的女儿玛丽，这是我弟弟罗伯尔。”

“太好了，格兰特小姐！你们终于来了！”海伦夫人惊喜地走上前来，紧紧握住少女的手，接着又吻了吻那个男孩儿的脸颊。

“夫人，我父亲现在怎么样了？他现在在哪里？请您快点儿告诉我们吧！”少女急切地问道。

“十分抱歉，孩子们，恐怕我会让你们失望……”

“没关系，请您不要担心，我和罗伯尔都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

“孩子们，‘不列颠尼亚号’已经沉没了，但你们的父亲应该还活着，总有一天你们会重聚的！”

“啊，上帝啊！”格兰特小姐流下了失望的眼泪，但她很快抑制住自己的悲痛。接下来，海伦夫人详细地讲述了发现漂流瓶的经过以及求救信的内容。小罗伯尔目不转睛地盯着海伦夫人，仿佛她可以决定父亲的生死一样。格兰特小姐一直默默地听着，海伦夫人刚讲完，她便急不可耐地问道：

“夫人，能让我们看看那封信吗？”

“很抱歉，孩子，那封信现在不在这里。”

“不在这里？”

“为了能让海军部派人去寻找你父亲，格里那凡爵士带着那封信去伦敦了。只可惜信上面的经度看不清了，不然……”

“不需要知道经度！”小罗伯尔大声说道。

“你说得没错，罗伯尔先生。”海伦夫人用赞许的眼光看了看男孩儿，然后又接着说道，“格兰特小姐，这件事的经过我已经全部告诉你了。”

“我知道，夫人，我只是想看一看父亲的笔迹。”格兰特小姐叹息着说。

“别着急，格里那凡爵士明天就会从伦敦回来。希望他能够说服海军部去寻找格兰特船长。”

“真是太感谢了，夫人！无论如何，我和罗伯尔一定会报答你们的！”

“不要这么说，孩子。今晚就住在这里吧，你们明天就能见到爵士了。”

“夫人，您和爵士已经帮助我们太多了，不能让您再为我们这两个素不相识的人费心了。”

“素不相识？不要这么说，孩子，你父亲的信已经将我们联系在一起了，你们就住在这里吧。也许明天爵士就会带着好消息回来。”

当晚，格兰特姐弟留在了玛考姆府。

第四章 援救计划

为了避免孩子们过多地忧虑，海伦夫人没向他们透露格里那凡爵士对海军部的不满，也故意忽略了格兰特船长可能被野蛮的印第安人俘虏的事。

海伦夫人吩咐管家安排姐弟俩的住处，然后她询问了他们的情况：

格兰特船长的全名是哈利·格兰特，他有一个女儿和一个儿子，他的妻子在罗伯尔·格兰特出生后不久就永远离开了他们。格兰特船长经常出海，每次出发之前他都把两个孩子托付给自己的一位堂姐照料。

格兰特既是一个不可多得的船长，又是一个很成功的商人。从一个普通的水手到一位优秀的船长，他仅用了几年时间，这也使他在同行中有了一定的地位。罗伯尔出生几年以后，格兰特已经攒下了一份不薄的家产。作为一个苏格兰人，他深深地了解近百年来这个民族所受的压迫。因此，在他的头脑中渐渐形成了一个使他扬名苏格兰的伟大计划：在太平洋上寻找一块

不为人知的陆地,像独立的美国一样建立一个自由的新苏格兰,使他的同胞不再受外族人的轻视和欺凌!

英国政府当然不会做他的支持者,他们只会横加阻挠。但是,哈利·格兰特船长并没有因此而放弃自己的理想。他变卖了自己的全部财产,修造了那艘“不列颠尼亚号”,又招募了一批经验丰富的水手,把一双未成年的儿女托付给年迈的堂姐之后,于1861年年底出发去寻找他梦想中的新苏格兰了。直到1862年5月前,人们还能经常听到关于这艘船的消息。但从当年6月它驶离格拉斯哥港口之后就下落不明了。

然而就在这时,哈利·格兰特的堂姐也去世了,两个孩子从此无依无靠。玛丽·格兰特当时年仅十四岁,这个坚强的小姑娘仿佛在一夜之间便成熟了,她很快从痛苦中走了出来,毅然扛起了抚养弟弟的重担。格兰特船长临走之前并没有留下什么财产,因此玛丽只能靠稚嫩的双手来撑起这个家。姐弟俩一直生活在困境之中。

玛丽·格兰特一直盼望着父亲能早日回来,但漫长的等待使她渐渐失去了希望,她总在想:或许父亲死了,“不列颠尼亚号”也被无情的太平洋吞没了。可当她偶然从报纸上看到了那条启事后,她的内心便重新燃起父亲生还的希望之火。当天,姐弟俩就坐上火车,以最快的速度赶到了玛考姆府。

天已经很晚了,海伦夫人感觉到了两个孩子身体上与心理上的疲惫,吃过晚餐后她亲自领着姐弟俩去了他们的卧室,两个人很快就睡着了。海伦夫人让人请来了少校,并把这件事告诉了他。

第二天,姐弟俩早早就起来了,在院子里等待着。终于,外面传来了一阵马车声——格里那凡爵士回来了。海伦夫人和少校闻讯来到院子里。

格里那凡爵士的表情很严肃,愤慨之中包含着一些忧伤。

“海军部答应了吗,爱德华?”海伦夫人感觉出事情并不顺利。

“答应?哎,亲爱的,那是些铁石心肠的家伙!他们这样做不仅因为格兰特船长是个苏格兰人,更重要的是,他们不想看到船长建立一个新苏格兰!这些卑鄙的政客!”

“上帝!我可怜的父亲啊。”听了爵士的话,玛丽·格兰特禁不住泪流满面,双膝一软跌倒在地上。见此情景,爵士非常惊讶。

“爱德华,这是格兰特船长的女儿玛丽小姐,这个男孩儿是她的弟弟罗伯尔。如果找不到格兰特船长,他们就要成为孤儿了!”海伦夫人说。

姐弟俩悲痛的哭声打破了清晨的寂静。爵士、海伦夫人、少校还有府里

的仆人都怜惜地望着两个孩子，大家都不知道怎样安慰他们，心里充满了对海军部的怨愤和对姐弟俩的同情。“好吧，我要去找那些海军部的老爷们，看看他们的心肠究竟……”罗伯尔愤怒地叫着。

格兰特小姐立刻阻止罗伯尔再说下去：“罗伯尔，我们要记住这些善良的人，他们已经尽力了，有机会我们一定要报答他们！现在我们该走了！”

“玛丽，等一等！你们要去哪里？”海伦夫人问道。

“我们要去伦敦见女王，跪在她面前，看看她是否会任由她的子民失踪而置之不理，是否会任由她的子民成为无依无靠的孤儿！”

女王当然不会对此事无动于衷，问题是他们能见到女王吗？爵士摇了摇头。看着这两个孤苦伶仃的孩子，海伦夫人突然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孩子们，你们听我说。”她高声喊道，姐弟俩疑惑地走了回来。

“爱德华，当格兰特船长把漂流瓶抛进大海时，他已经将自己的命运托付给了上帝！而现在我们得到了这只漂流瓶，恰恰说明上帝已经把寻找遇难者的任务交给了我们啊！”海伦夫人激动地对丈夫说。

“亲爱的！”爵士叫了起来。

“噢，爱德华，这回你该明白我的意思了！‘邓肯号’就是为了远航而制造的，它完全可以经受住任何风浪的冲击。既然政府抛弃了这三个苏格兰人，那就由我们去寻找格兰特船长吧！”

第五章 出发远航

格里那凡爵士立刻命令孟格尔船长：“将‘邓肯号’开到格拉斯哥港，为这次远洋航行做好一切准备！”

孟格尔船长今年三十岁。他经验丰富，头脑清醒，神色严肃，是格拉斯哥港最好的船长之一。孟格尔一直很感激格里那凡爵士，因为是格里那凡家族把他养大、培养成人的。长大后，他一直在寻找机会报恩。船上有二十五名水手。大副汤姆·奥斯汀，是个非常忠诚的老水手。他和其他二十四位水手都是丹巴顿郡人，并且都是为格里那凡家族世代服务的仆人或佃农的子弟。

在修煤仓、粮仓的时候，孟格尔船长为格里那凡爵士夫妇准备好了房间，同时也为格兰特船长的儿女们准备了房间。在这之前，海伦夫人已经答

应让格兰特姐弟随行，一起去寻找他们的父亲了。

这次环球航行还有一个人要参加，那就是常年住在玛考姆府的麦克那布斯少校。他是格里那凡爵士的表兄，今年五十岁，是一个谨言慎行的老好人，善于同各种人打交道，懂得尊重别人，也从不与别人争吵。然而，到了战场上他就像变了一个人一样，仿佛成了一头无所畏惧的非洲雄狮，再猛烈的炮火也挡不住他进攻的步伐，再强大的敌人也不会让他皱一下眉头。

以上是“邓肯号”全部人员的情况。“邓肯号”起航时间定在8月25日。

出发的前一天，8月24日，格里那凡夫妇、麦克那布斯少校、格兰特姐弟、司务长奥比内以及海伦的贴身仆人奥比内太太，在仆人们的欢送下一起离开了玛考姆府。

晚上8点，“邓肯号”上的全体乘客和船员都来到了教堂。他们要在出航之前做祈祷，求助上帝保佑他们能够顺利找到格兰特船长。半夜11点钟，他们回到了船上。凌晨2点，气压表指向了四级。大海已经开始落潮了，机器的轰鸣声与波涛的声音混杂在一起；标志航道的信号灯清晰地指引着方向。孟格尔派人请示格里那凡爵士什么时候出发，爵士马上来到了甲板上，并下令即刻出发。

凌晨3点钟，“邓肯号”驶入了礁石区；两小时后，它进入了克莱德湾。早晨6点，它驶出北海峡，进入了大西洋水域。

第六章 意外来客

航行的第二天清晨，风向转为顺风，海上的浪也小了一些。孟格尔船长下令升起了主帆、纵帆和小前帆。麦克那布斯倚在船舷上，嘴上叼着烟斗，目不转睛地盯着船后面整齐的浪槽，不知道在想些什么。过了一会，当他转过头来，突然惊讶地发现身后出现了一个陌生人！

他在麦克那布斯少校身边走来走去，似乎想要搭讪却又不知如何开口，而少校却仿佛没有看见他一样，目光望向远方，默默地抽着烟。

“司务长！”陌生人带着浓重的外国口音叫了起来。

“司务长！”也许是见到无人答应他，陌生人又将声音提高了几分。

此时奥比内刚好走上甲板，他正打算去船头的厨房呢。听到陌生人喊

他，司务长感到非常诧异。

“你就是司务长吗？”那个人问。

“是的，先生。请问您是……”

“我是六号房的乘客。”

“六号房？”

“没错。你的名字是……”

“奥比内。”

“好极了，我的朋友。你可以给我准备好早餐吗？要知道我已经整整三十六个小时没吃东西了。另外请告诉我，船上几点开饭？”

“9点。”奥比内下意识地回答道。

那人摸着身上的口袋，摸到第九个口袋时才从中翻出一块表来。他看了看表说：“真糟糕，现在刚8点。奥比内，先给我来一块饼干吧，最好再来一杯葡萄酒，说真的我已经饿坏了。”

奥比内呆呆地站在甲板上，一时之间不知如何是好。

“顺便问一句，船长还在睡觉吗？大副呢？也没起来吗？就算天气不错，你们也不能让船自己往前行驶啊！”陌生人话音刚落，船长就登上了甲板。

“这就是我们的船长。”奥比内介绍说。

“见到您我深感荣幸，玻尔通船长！”

孟格尔船长不禁一怔，这不仅是因为船上突然冒出了一个陌生人，还因为陌生人称他为“玻尔通船长”。那个人并没有察觉孟格尔的表情，他仍自顾自地说：

“本来昨天晚上我就该去拜见您，但考虑到这条船起航的时候，作为船长的您一定会很忙，所以没去打扰您。好了，亲爱的船长，我们现在已经握过手了。我想您对您的‘苏格提亚号’一定非常满意吧？”

“什么，‘苏格提亚号’？”船长终于反应过来了。

“当然，我们现在不就是在‘苏格提亚号’上吗？这条船可真是不错。据我所知，有一位专在非洲旅行的冒险家也叫玻尔通，您和他是亲戚吧？”

“先生，我必须告诉您，我并不是那位冒险家的亲戚，也不是刚才您提到的玻尔通船长。”

“哦，那您一定是大副玻内斯喽！”

“玻内斯？”

孟格尔觉得有些哭笑不得，他多多少少已经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了。他

刚要开口解释,格里那凡爵士、海伦夫人以及玛丽小姐也登上了甲板。

那个陌生人高声叫道:“哈!我就知道船上不只有我一个乘客,看来他们就是我的旅伴了,这真是太好了!玻内斯先生,麻烦您给我介绍一下……”

他嘴上虽然这样说,但是没等孟格尔开口,他便彬彬有礼地同爵士等人打起招呼来。他称玛丽小姐为“夫人”,称海伦夫人为“小姐”,把格里那凡爵士叫作“先生”。

“这位是格里那凡爵士。”孟格尔不想这个陌生人再次失礼,急忙纠正了他的称呼。

“爵士,在船上没必要那么拘礼吧!我相信有您和这几位女士在船上,这次旅行一定会非常愉快的。”

“您是哪位?”格里那凡爵士问。

“噢,我叫雅克·巴加内尔,是巴黎地理学会的秘书;柏林地理学会、孟买地理学会、达姆拖塔特地理学会、莱比锡地理学会、伦敦地理学会、彼得堡地理学会、维也纳地理学会、纽约地理学会以及东印度皇家地理学会的名誉会员。我已经在书本上研究了二十年的地理学,现在打算作一次实地考察。此次印度之行,但愿能有一些不小的收获!”

第七章 阴错阳差

听了陌生人的自我介绍,格里那凡爵士立刻就知道他是谁了。在地理学界,雅克·巴加内尔是一位公认的地理学家,频频在报刊杂志上发表地理学论文,同时他的地理学专著和在地理学会上的讲演也使他成为法兰西知名度极高的学者之一。

格里那凡爵士热情地向他伸出手来,说:

“很高兴认识您,巴加内尔先生。我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可以吗?”

“当然,您想问多少个都可以,爵士。”

“我猜,您上船的时候是前天夜里,对吗?”

“是的,爵士。确切地说是前天晚上8点。我下了火车后便赶到了港口,直接上了‘苏格提亚号’,我在巴黎预定了船上的六号房间。当时天已经很晚了,我赶了三十个小时的路,而且我听说避免晕船的最好方法就是上船后立